

河南延津方言中的程度副词“很”和“慌”

许娜

(安阳学院(原阳校区)文学与教育系,河南新乡453500)

摘要：“很”和“慌”是延津方言中只用作补语的程度副词，与中心语之间不能省略补语标记“哩”。而延津方言中存在大量“慌”与中心语之间省略补语标记“哩”的用法则传达出主语的一种非适宜的感觉状态，并不表示程度的深浅。本文在考察延津方言中“很”和“慌”常用作补语情况的基础上，主要从句法功能、结构方式及其语用、语义上分析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。

关键词：延津方言；程度副词；很；慌

延津县位于河南省的北部，地处北纬 $30^{\circ}10'$ ，东经 $114^{\circ}36'$ ，属于新乡市。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属于中原官话方言区。

延津方言中常见的程度副词有“太”“可”“怪”“血”“死”“很”“慌”七个。除“很”“慌”“死”之外，其他的程度副词在延津方言中均不见用作补语的现象。但“死”由于实词意义的原因，避免忌讳，在延津口语中几乎很少用作补语。因此，延津方言中常用作补语的程度副词就只剩下“很”和“慌”两个。本文将从句法功能、结构方式、语义特征三个方面对程度副词“很”和“慌”进行考察。

张谊生先生认为，现代汉语中能够充当补语的副词都是程度副词。并指出了除一般语法书和教科书中举出的“很”“极”之外其他可作补语的程度副词。本文借鉴张谊生先生对“程度副词”分析的方式，进一步论述了延津方言中“很”和“慌”两个程度副词。

一、句法功能

(一)“很”为唯补副词

在句法功能上，现代汉语中的“很”属于“可补副词”即：“很”的基本功能是充当状语，但有时可在语义不变的情况下充当补语。

例：
(1)教育时机有随机性，随着人的思想和环境的不断变动而出现或隐没，教育时机有易失性，往往稍纵即逝，缺乏高度敏感的人很难抓住；教育时机还有微妙性，它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却要求我们切实地捕捉到。(丹钢·《善于把握教育机遇》)

(2)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。(丹钢·《善于把握教育机遇》)

延津方言中“很”的通常用句：

(3)这块地的庄稼长哩好哩很。(这块地的庄稼长得好看得很。)

(4)一谁家哩地呀？(谁家的地？)

一咋长恁好嘞。(怎么长那么好呢。)

(5)这小孩长哩齐整哩很。(这小孩长得好看得很。)

(6)这小孩长哩是真齐整呀！

“好哩很”“齐整哩很”中的“哩”是结构助词，相当于普通话中“得”，是补语的标记。(3)一(4)是延津方言中几种常用的表达。在延津方言中则不会出现以下的表达。例如：

* (7)这棵树长哩很高呀！

* (8)今年庄稼长哩很好呀。

(7)一(8)中“很”充当的是状语。延津方言中在表达(7)一

(8)相同句意的情况下通常会换做以下表达：

(9)这棵树长哩是真高呀！

(10)今年庄稼长哩恁好嘞！

由此可见，延津方言中的程度副词“很”是一个“唯补副词”，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用法。

(二)“慌”为唯补程度副词

现代汉语中“慌”属于“唯补副词”，即：只能充当补语。延津方言中程度副词“慌”通常会有以下用法：

(11)这是着多少盐呀，咸哩慌。(这是放了多少盐呀，味道很咸。)

(12)屋里闷哩慌！(屋里闷得慌！)

分析上面的用例，“慌”在延津方言中也是一个“唯补副词”，并没有用作状语的情形。和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一样。即，只能充当补语。

二、结构方式

现代汉语中“很”和“慌”属于“组合式”，即：补语和中心语之间必须使用补语标记“得/的”。下面是延津方言中的“很”和“慌”在和中心语搭配时的用例：

(13)甜哩很 高兴哩很 烦人哩很 傻哩很 怕哩很 咬哩很 使哩很

(14)傻哩慌 怕哩慌 吵闹哩慌 憋哩慌 闷哩慌 咬哩慌 使哩慌

(15)使慌 憋慌 闷慌 咬慌

分析上面三组副词“很”和“慌”在延津方言中的用例：

例(13)组中“很”作为程度补语，用来补充说明中心语，且相当于现代汉语补语标记的“哩”不能省略。由此可见，延津方言中的程度副词“很”和中心语搭配时属于“组合式”。

例(14)和例(15)两组是“慌”在延津方言中两种不同的用法：两组在延津方言中表达的并不是相同的意思。例(14)中“慌”是作为程度副词的，用来补充说明中心语；而例(15)中的“慌”并非作补语的程度副词，和中心语一起传达出的仅是一种非适宜的感觉状态。此搭配在表示程度时，通常要在前面加上程度副词“可”或称在后面加上“哩很”比如：“可使慌/使慌哩很”“可憋慌/憋慌哩很”“可闷慌/闷慌哩很”“可咬慌/咬慌哩很”。所以例(15)中“慌”的这种用法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。

由此可见，“慌”也为“组合式”的程度副词。

(一)能够带补语“很”或“慌”的形容词

延津方言中“很”和“慌”只能跟在性质形容词后面作程度补语：

(16)软哩很/软哩慌 硬哩很/硬哩慌 精哩很/精哩慌 傻哩很/傻哩慌

(17)窝囊哩很/窝囊哩慌 糊涂哩很/糊涂哩慌 高兴哩很/高兴哩慌

“很”在延津方言中几乎能用在所有性质形容词后面，“慌”的用例则相对较少。例如：

- (18) 城里的房都高哩很, 看着吓人。
 (19) * 城里的房都高哩慌, 看着吓人。
 (20) 该浇地哩时候, 下了场大雨, 农民都高兴哩很。
 (21) 想着明个都结束了, 我越想越高兴哩慌。

延津方言中程度副词“很”和“慌”不能跟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搭配:

- (22) * 雪白哩很 / 慌 * 笔直哩很 / 慌 * 火热哩很 / 慌
 (23) * 慢性哩很 / 慌 * 彩色哩很 / 慌 * 男哩很 / 慌
 (二) 能够带补语“很”或“慌”的动词

延津方言中能够带补语“很”或“慌”的动词主要是, 心理活动动词或表示感受的动词。

与心理活动动词的搭配:

- (24) 想哩很 / 慌 怵哩很 / 慌 怕哩很 / 慌 着急哩很 / 着急哩慌

与表示感受动词搭配:

- (25) 顶哩很 / 慌 扎哩很 / 慌 挤哩很 / 慌 熏哩很 / 慌 绷哩很 / 慌

压哩很 / 慌 晒哩很 / 慌 呛哩很 / 慌 撑哩很 / 慌 憋哩很 / 慌

这些词分别表示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人类的感受, 原本是表示动作的词语, 但这个词用来说明人的主观感受时, 就表示这个动作施之与人时, 受动者所产生的感觉, 就有强弱之分, 所以要带上程度补语。

三、语用特征

(一) 表达效果

延津方言中“很”和“慌”组成的述补结构不表示比较的意义, 只表程度的深浅。

- (26) 一天有喝水了, 渴哩很, 都快渴死了。
 (27) 一天有见水影了, 真是渴哩慌, 要渴死人了。
 (28) 太阳毒哩很, 都能晒死个人。
 (29) 出太阳了, 热哩慌。

例(26)、(27)两个常用句中可以看出: 程度副词“很”和“慌”的程度低于极限义的程度副词“死”; 比较(28)和(29)两个句子, “太阳毒哩很”相当于说“太阳很大”并不是刚出来的太阳, 且从后半句也可以看出来前半句所表达出的程度, 而(29)前半句已经说明“太阳刚出来”, 据此可以推测“热哩慌”并不等于“热哩很”, 可以判断出延津方言中“慌”用作程度补语时, 要低于“很”。

(二) 评价色彩

延津方言中“很”充当补语, 可以表达褒义、贬义当然也可以用来表达中性意义的程度:

- (30) 高兴哩很 干净哩很 放心哩很 排场哩很
 (31) 阴哩很 毒哩很 傻哩很 吵闹哩很
 (32) 忙哩很 闲哩很 快哩很 渴哩很

由上面的惯用搭配可以看出, 延津方言中“很”作补语的搭配非常常见; 在几乎所有需要表达所说的事情需要达到某种程度时, 就能用到“很”。例如:

- (33) 你整天操心哩很呀。
 (34) 晕哩很! 对你说几遍了还记不住。
 (35) 拿恁些东西弄啥嘞, 沉哩很, 都走不动。

延津方言中“慌”充当补语时, 通常是一种习惯的用法, 有

时候互为正反意义的两个词, 只有一个词可以用“慌”作补语; 且往往表达的具有贬义或中性的色彩。

(36) 咸哩慌 / 甜哩慌 亮哩慌 / * 黑哩慌 沉哩慌 / * 轻哩慌 多哩慌 / 少哩慌

(37) 这一片的水, 喝着咸哩慌。(这一片的水, 盐度比较大。)

(38) 大车上的灯亮哩慌。(大车上的灯亮得慌。)

“亮得慌”在现代汉语中不能说, 而延津方言中则有“亮哩慌”的表达, 传达出来的意思说话人主观上觉得“车灯太亮了”, 使说话人产生了不舒服的情绪。

四、情态语义

现代汉语中, “很”是一个完全虚化的“副词”, 表达的程度相对客观。而“慌”虚化的还不很彻底, 仍存留一些作为形容词时的词性, 表达中带有主观色彩。例如:

(39) 洞里黑黝黝的, 湿气重得很。(《音符跳跃在山穴里一记西班牙吉卜赛人》)

(40) 可是冬天来了, 身上冷得慌, 怎么办?(《春天的报告》)

延津方言中:

- (41) 穿哩太少了, 冷哩很 / 慌。
 (42) 春天地里也有啥事, 闲哩很 / 闲哩慌。
 (43) 穿恁大个鞋, 看着都难受哩慌。
 (44) 大夏天感个冒难受哩很。

分析上面的例子, 延津方言中“很”和“慌”做补语时, 表达的程度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。这既跟两者在延津方言中作补语的频率高有关, 又跟两者在说话中往往能够互换有关。两者的互换并不影响主观情感的传达, 只是程度的深浅不同。即: “很”的程度要高于“慌”。

五、结语

延津方言中常用作补语的程度副词“很”和“慌”: 句法功能上, 两者均属于“唯补副词”。

结构方式上, “很”属于组合式, 补语和中心语之间必须使用补语标记结构助词“哩”。几乎能与所有的性质形容词、表心理活动和表示感受活动的动词搭配, 用例非常广泛。不可和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搭配。

“慌”在用作程度补语时也属于组合式。可与部分性质形容词、表心理活动和表示感受活动的动词搭配, 不可和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搭配。

“很”“慌”组成的补语结构不表示比较的意义, “很”表示的程度高于“慌”, 且都低于“死”所表达的程度。“很”充当补语可以表达褒义、贬义和中性的色彩而“慌”往往表达的是贬义和中性的色彩。两者的情态语义都具有一定主观性的色彩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董洁茹. 新乡方言语音词汇研究 [D]. 华中师范大学, 2007
 [2] 方芳. 现代汉语极限性程度补语的多维考察 [D]. 四川大学, 2006.

[3] 陈泓. 黄河故道与新乡方言 [N]. 韶关学院学报, 2006-4.

作者简介: 许娜 (1992-), 女, 汉族, 河南延津人, 安阳学院 (原阳校区) 文学与教育系专职教师, 研究方向为汉语史。

本文使用的一些类似“血”的方言词, 用的是同音字。还有下文中: “恁”“着”“使”。